

杨宏海◎主编



打工文学

作品精选集

DAGONG WENXUE ZUOPIN JINGXUANJI

散文·诗歌卷

海天出版社



打工文学 作品精选集

DI GONG WEN XUE ZU PIN JING XUAN JI

散文·诗歌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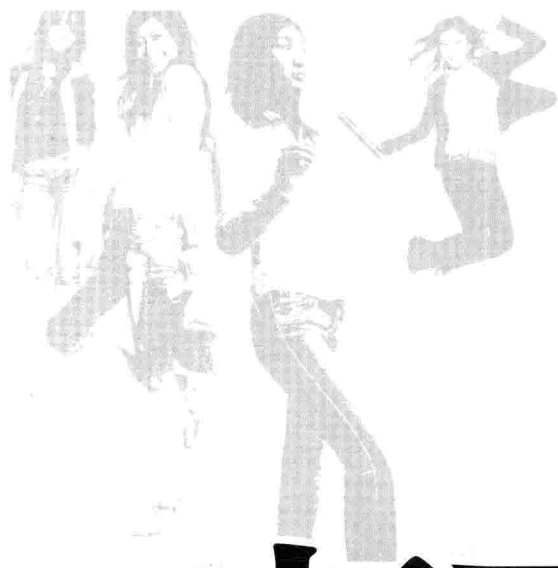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747-137-0



9 787807 471370 >

本册定价: 20.00 元

杨宏海◎主编



打工文学

作品精选集

DAGONG WENXUE ZUOPIN JINGXUANJI

散文·诗歌卷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. 散文、诗歌卷 / 杨宏海主编.
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7.11
ISBN 978-7-80747-137-0

I. 打… II. 杨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3446号

责任编辑 蒋鸿雁
责任技编 钟愉琼
责任校对 张 政
封面设计 王国宝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
印 数 1—3000 册
本册定价 20.00 元(总定价: 50.00 元, 共 2 册)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

“打工文学”与外来劳务工文化权利的实现

董小明

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乡关系的转变，亿万计的外来劳务工涌进了城市，“民工潮”成为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一道特殊风景，反映这一社会群体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的“打工文学”应运而生，并以其自身独具的原创特色和生活优势，成为中国文坛日益关注的文学现象。

深圳是我国“打工文学”的策源地，1984年以来，在深圳开始涌现出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，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。“打工文学”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背井离乡、从农村走向都市、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，作品着眼鲜活的现实，真切反映了打工者的心声，受到了广大打工者的喜爱。当年中国深圳宝安的打工刊物《大鹏湾》发行量稳居10万份，而着力发表打工文学作品的《佛山文学》发行量曾高达50万份。这表明“打工文学”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中拥有一席之地。2004年，共青团中央、中国青联等单位还设立了奖励打工文学创作精品的全国性大奖“鲲鹏文学奖”。

从第一批“打工文学”产生到现在，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。深圳宣传文化



部门和文学艺术界一直给予关注和扶持。2000年，深圳市和宝安区联合以“大写的20年——打工文学研讨会”为题，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，客观上起到了对“打工文学”正名的作用。2005年11月深圳“读书月”期间，深圳市文联与相关部门合作举办了读书月“第一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”，邀请专家学者与打工作家汇聚一堂，就“打工文学”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学等相关问题展开对话，“打工文学”第一次被提到了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的高度。鉴于第一届打工文学论坛的成功举办，市、区等部门提出每年在深圳读书月期间举办一届打工文学论坛，得到了市委宣传部、读书月组委会的大力支持。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“打工文学”论坛期间，来自国内的专家学者，对于深圳扶持打工文学、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。今年的“读书月”，我们将举办规模更大、规格更高、内容更丰富的第三届“全国打工文学论坛”。

我们之所以关注和扶持“打工文学”，是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，外来劳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，他们不仅应享有政治权利、经济权利，同时也应享有文化权利。这种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享受的权利、文化参与的权利、文化创造的权利、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權利，而并非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，以解决他们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的问题。参与打工文学创作，就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权利、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要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积极探索文化为打工者服务的种种形式、载体和保障职能，充分实现打工阶层作为社会公民的文化权利。在这方面，深圳市委、市政府通过定期评选“优秀外来劳工”，扶植打工文学作家，兴办大家乐广场，举行一年一度的“外来青工文化节”等等，对此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。

实践使我们认识到，“打工文学”在构建和谐文化、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作为观念形态的“打工文学”，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。积极向上、思想和艺术兼备的“打工文学”，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，是反映“人民主体地位”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，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、凝聚、整合、同化的功能；打工群体中的文化人才，也应以其独特的生活

贮备资源和创造活力，努力催生出深邃的思想成果、生动的文化精品，争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大树上新鲜亮丽的一枝！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“广告词”征集过程中，全国有很多专家参与投标，最后选中的是来自深圳一位打工妹的作品：“深圳，与世界没有距离”。许多事实证明，打工群体中有许多文艺人才，他们也是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军。可以说，清新刚健的打工文学作品和歌舞、戏剧等文化艺术形式，对外来劳务工正确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形成，对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，对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，会起到其它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效果。这对保证“打工文学”、“打工文化”的社会主义方向，推动外来劳务工培养现代公民意识、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具有非常现实而深远的意义。

今天，我们策划推出《“打工文学”作品精选集》，旨在原有经验上，进一步研究和弘扬有本土原创特色的“打工文学”。本书的具体编选和联系出版，杨宏海同志费了很多心血。长期以来宏海同志为“打工文学”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。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当时在深圳市文化局任职，分管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等部门，宏海同志在局里从事理论调研工作。因工作关系，我们经常一起探讨特区文化的现象与理论，其中“打工文学”就是他的主要关注点。对宏海以“大文化”视角，关注特区文化新生事物的行动，作为分管领导，我一直予以赞赏与支持。他曾在2000年编辑出版过《打工世界》一书，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。进入新世纪，我们又一同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，“打工文学”亦是我们关注的热点。继续扶持“打工文学”，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式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，实现打工群体的文化权利，是我和宏海以及文联、作协同志的共识。我们还提出将对打工作家作品的扶持指导，纳入我市文学创作工程之中，此建议也得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。

在宏海同志与市作家协会、市评论家协会以及部分专家学者、打工作家、诗人朋友的共同努力下，这套《“打工文学”作品精选集》得以正式出版。这套《精选集》分“中短篇小说集”和“诗歌、散文集”两卷，展示了“底层写



作”的原创特色和粗砺风格，推介了一批较有实力的打工作家。早期打工文学创作主体比较单一，大多数是来自底层和打工第一线的打工者，如张伟明、林坚、安子等；而新的打工文学创作主体显然要全面广阔得多，除了传统文化人或知名作家不计此列之外，既有来自打工第一线的作家，如郑小琼、孙恒、程鹏等，也有一些多重身份的创作者，如谢湘南、戴斌、柳冬妩等，还有一批身份在变化的打工文学创作者——自由撰稿人，如徐东、王十月、叶耳等。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变化，既是由这一文学样式本身的影响日渐深远而引起的，又是由整个文学市场的分合聚散来决定的。总的来说，“打工文学”从珠三角逐渐向内地扩展，从边缘逐渐渗入主流文学圈，它对文坛内外的影响，已大于它单纯的文本价值本身。打工文学作者不但直接参与了城市物质财富建设，同时也逐步介入到城市的文化创造中来。

这套《“打工文学”作品精选集》注重精选重点、照顾全面，所选作家作品有一定代表性，重塑了打工文学的形象，也部分地改变了当下文坛的格局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所选作品也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。如一些创作者偏重于自我情绪的表达，追求某种偏激的情绪而去着意渲染苦难，而对朴素、厚重、美好等审美因素关注不够，有些作品缺乏人格力量与时代精神……正因为如此，为了集中回顾和总结“打工文学”，展示和探讨这一创作群体的创作状态，推动“打工文学”迈上新的台阶，我觉得这套《精选集》的出版，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。我相信，这对提高深圳和全国的打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水平，繁荣和活跃外来劳务工文化生活、实现他们的文化权益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，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2007年10月15日

（作者系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、党组书记、教授）

目 录

序 / “打工文学”与外来劳工文化权利的实现…… 董小明 / 1

散文卷

铁·塑料厂	郑小琼 / 2
关 卡	王十月 / 14
小 费	韩三省 / 23
从客里山来的孩子	叶 耳 / 28
在一座城市之中搬迁自己（外一篇）	安石榴 / 35
南方没有四季	塞 壬 / 42
月末的广深线	塞 壬 / 46
夜晚的病	塞 壬 / 50
人在旅途	安 子 / 53
打工女郎	安 子 / 68
我想有个家	冰 野 / 82
打工：挣扎或者希望	周崇贤 / 89

诗歌卷

打工，一个沧桑的词·····	郑小琼 / 100
黄麻岭（外四首）·····	郑小琼 / 105
天下打工是一家（三首）·····	孙 恒 / 108
打工的名字·····	刘 虹 / 111
王顺建诗二首·····	王顺建 / 116
我在异乡的城市生活（组诗）·····	曾文广 / 119
试 用（组诗）·····	柳冬妩 / 123
刘大程诗三首·····	刘大程 / 128
许强诗二首·····	许 强 / 131
打工物语（组诗）·····	罗德远 / 135
呼 吸（组诗）·····	谢湘南 / 139
异乡故乡（组诗）·····	张绍民 / 142
漂在北京（二首）·····	郁 金 / 147
张守刚诗三首·····	张守刚 / 150
出生地：塘埂·····	李明亮 / 154
程鹏诗二首·····	程 鹏 / 157
31 区·····	叶 耳 / 159
纪念碑（外四首）·····	何真宗 / 162
搬运工·····	刘付云 / 168
飞翔的姐妹·····	安 子 / 170
奔跑乡土·····	马 忠 / 174
农民工（组诗）·····	方 刚 / 176
外乡人·····	李斌平 / 180
民 工（二首）·····	冷慰怀 / 181
屏子诗两首·····	屏 子 / 184

哭 了	李 刚 / 187
除夕夜，独自在别人的城市	梦 阳 / 189
春运的火车站广场（组诗）	叶才生 / 191
爱 着（三首）	赵大海 / 194
送二姐到南方	中原马车 / 197
从工地上走过来的一群人	陈传贵 / 199
父 亲	湘 男 / 201
黑马诗两首	黑 马 / 203
经一路	严 冬 / 205
铁——致郑小琼	一地雪 / 208
乡 愁（组诗）	高 磊 / 211
他乡成长	任朋友 / 213
归家的心情还得流浪	徐 非 / 216
故乡在纸上有了重量	唐 诗 / 218
十指连心	利 子 / 219
乡 愁	游 鱼 / 221
火车停在车站	池沫树 / 222
接站的父亲（外一首）	黄吉文 / 224
乡村的留守孩子	刘 磊 / 226
时光的流水	韦联成 / 228
汇款的农民工	宋世安 / 229
摆龙门阵	陶天财 / 230
沙县面	许 洁 / 232
过上饶站	张 村 / 234
打工风景线	庞清明 / 236
秋天被雁群抬得多高	韩 墨 / 240
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	刘洪希 / 242

碧杨树诗三首·····	碧杨树 / 244
陈忠村诗三首·····	陈忠村 / 248
流浪南方·····	许 岚 / 251
打工十年·····	家 禾 / 253
年尾：异乡·····	孙海涛 / 258
怀想一个叫做寮步的小镇·····	汪 洋 / 259
放歌城市·····	沈岳明 / 262
农民工手记·····	孙晓杰 / 264
机器的乡愁·····	方 舟 / 266
高楼上劳作的电焊工（组诗）·····	韩 歆 / 268
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·····	荣 荣 / 272
熊焱诗二首·····	熊 焱 / 274
在太阳那个热锅上行走·····	李 晃 / 277
编后记·····	杨宏海 / 279

散文卷





铁·塑料厂

■ 郑小琼

铁

我对铁的认识是从乡村医院开始的。乡村是脆弱的，柔软的，像泥土一样，铁常常以它的坚硬与冷冰切割着乡村，乡村便会疼痛。疾病像尖锐的铁插进了乡村脆弱的躯体，我不止一次目睹乡村在疾病中无声啜泣。每当我经过乡村医院门口时，那扇黝黑的铁门让我心里凉凉的，它沉闷而怪异，沉淀着一种悬浮物，像疾病中的躯体。有风的时候，你便会感觉一个脆弱的乡村在医院的铁门外哭泣。疾病像幽魂一样在乡村的路上、田野、庄稼地里行走，撞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家里通亮的灯火便逐渐暗淡下去，他们挣扎、熄灭在铁一般的疾病中，如铁一样坚硬的疾病割断了他们的喉咙，他们的生活便沉入了一片无声的疼痛之中。我在乡村医院工作了半年后，无法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沉闷，便来到了南方。

在南方，进了一家五金厂，每天接触的是铁，铁机台，铁零件，铁钻头，铁制品，铁架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一块块坚硬的铁在力的作用下变形扭曲，它们被切割，分叉，钻孔，卷边，磨刺头，变成了人们所需要的形状、大小、厚薄的制品。我在五金厂的第一个工种是车床，把一根根圆滑闪亮的铁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丝攻粗坯。一根大约十二米长的钢条放进自动车床，车床的钢铁夹头夹住钢条的左右、上下、前后，在数字程序控制下，车床进退移动，钢条被锋利的车刀切断，又被剥出一圈圈细而薄的铁屑。铁屑薄如纸样，闪烁着迷人的光泽，在冷却油的滴漏下，掉下去，丝丝连接着的铁屑断了，变成细碎的铁屑，沉入塑料盆里。

一直以来，我对钢铁的切割声十分敏感，那种“嘶、嘶”的声音让我充满恐惧，它来源我自小对钢铁的坚硬的信任。在氧电弧切割声里，看着闪着的火花和被切割的铁，我才知道强大的铁原来也这样脆弱。面对氧电弧的切割，我感觉那些钢铁的声音像从我的骨头里发出来，笨重的切割机似乎是在一点点一块块地切割着我的肉体、灵魂，那声音有着尖锐的疼痛，像四散的火花般刺人眼目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顽固地认为那些嘈杂而凌乱的声音是铁在断裂时的反抗与呐喊。但是在五金厂，在那些凝重的冷却油的湿润下，铁是那样悄无声息地断裂了，分割了，被磨成了尖锥形，没有一点声音。十二米长的圆钢被截成了四五厘米长的丝攻坯，整齐地摆在盒子中。整个过程中，我再也听不到铁被切割、磨损时发出的尖锐的叫喊，看不到四处纷飞的火花。有一次，我的手指不小心让车刀碰了一下，半个指甲便在悄无声息中失去了。疼，只有尖锐的疼，沿着手指头上升，直刺入肉体、骨头。血，顺着冷却油流下来。我被工友们送到了医院。在那个镇医院，我才发现，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原来停着这么多伤病的人，大部分都像我一样，是来自外地的打工者，他们有的伤了半截手指，有的是整个的手，有的是腿和头部。他们绷着白色的纱布，纱布上浸着血迹。

我躺在充满消毒水味道的病床上。六人的病室里，我的左边是一个头部受伤的，在塑胶厂上班；右边一个是在模具厂上班，断了三根手指。他们的家人正围在病床前，一脸焦急。右边的那个呻吟着，看来，很疼，他的左手三个指头全断了。医生走了过来，吊水，挂针，然后吩咐吃药，面无表情地做完这一切，又出去了。我看着被血浸红又变成淡黄色的纱布，突然想起我天天接触的铁，纱布上正是一片铁锈似的褐黄色。他的疼痛对于他的家庭来说，如此的尖锐而辛酸，像那些在电焊氧切割机下面的铁一样。那些疼痛剧烈、嘈杂，直入骨头与灵魂，他们将在这种疼痛的笼罩中生活。这个人来自河南信阳的农村，我不知道断了三根手指，回到河南乡下，他这一辈子将怎么生活？他还躺在床上呻吟着，他的呻吟让我想起了我四川老家乡村的修理铺里电焊氧切割的声音，那些粗糙的声音弥漫在宁静而开阔的乡村上空，像巫气一样浮荡在人们的头上。在这座镇医院，在这个工业时代的南方小镇，这样的伤又是何其的微不足道。我把头伸出窗外，窗外是宽阔的道路，拥挤的车辆行人，琳琅满目的广

告牌，铁门紧闭的工厂，一片歌舞升平，没有人也不会有人会意有一个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让机器吞噬掉。他们疼痛的呻吟没有谁听，也不会有谁去听，他们像我控制的那台自动车床夹住的铁一样，被强大的外力切割，分块，打磨，一切都在无声中。

伤口在我的手指上结痂，指甲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光滑与明亮，与其他九个相比，虬起而斑驳，过程就像一次生硬的焊接。平静的时候，我看着这个在伤痛之上长出来的指甲盖，犹如深渊生长出来的一个异物，如此突兀地耸立在内心深处。我知道，它是那些尖锐的疼痛积聚起来的，在斑驳凹凸的纹路上，还停留着疼痛消失之后的余悸。疼痛在我的感觉上彻底消失了，但是那感觉潜伏在我内心的深处，不会消失，也不会逝去。在无人安慰的静夜，我目睹着我曾经受过伤的手指，慢慢思考着与它有关的细节，仿佛听到乡村那个修理铺师傅的电焊声在我的耳畔响起，“嘶——嘶——”那钢铁的断裂声逶迤而来。我听到的只是声音的一部分，更多的声音已经埋藏在肉体之中，埋藏在结痂的疼痛里，甚至更深处。在那里，已经消失了的，以思想的反光昭示着它们的存在，在我的手指与我的诗歌上凝聚，变得更加坚硬。

我是来南方后写下第一首诗歌的，准确地说，是在那次手指甲受伤的时候开始写诗。因为受伤，我无法工作，只有休息。而手指的伤势还不足以让我像邻床的病友一样在呻吟中度日。窝在医院里，我逐渐变得安静起来，手上裹着的纱布也在两天后习惯了。我开始思考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节奏缓慢的日子，这样宽裕而无所事事的时间。我坐在床头不断假设着自己，如果我像邻床的那位病友一样断了数根手指以后会怎么样？下次我受伤的不仅仅是指甲盖我会怎么样？这种假设性的思考让我充满了恐惧，这种恐惧来源于我们根本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，太多的偶然性会把我们曾经有过的想法与念头撕碎。我不断地追问自己，不断聆听着内心，然后把这一切在纸上叙述下来。在叙述中我的内心有一种微微的颤动，我体内原来有着的某种力量因为指甲受伤的疼痛在渐渐地苏醒过来。它们像一辆在我身体里停靠了很久的火车一样，在疼痛与思考筑成的轨道上开始奔跑了，它拖着它钢铁的身体，不断地移动。

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，它是尖锐的，坚硬的。两年后，我从五金厂的机台调到五金厂的仓库，每天守着这些铁块，细圆钢，铁

片，铁屑，各种形状的铁的加工品，周身四处都摆着堆着铁。在我的意识中，铁的气味是散漫的，坚硬的，有着重坠感。我感觉仓库的空气因为铁而增加了不少重量。两年的车间生活，我开过车床、牙床，做过钻孔工，我对铁渐渐有了另一种意识，铁也是柔软的，脆弱的，可以在上面打孔，画槽，刻字，弯曲，卷折——它像泥土一样柔软，它是孤独的，沉默的。我常常长时间注视着这一块铁在炉火中的变化，把一大堆待处理的铁块放进热处理器里，那些原本光亮苍白的铁渐渐变红，原本冷彻的亮度变得透明而灼热。我这样注视着，那些灼热变成了红色，透明的红，像眼泪一样透明，看得人直流泪，那些泪滴落在灼热的铁上，很快消失了。直到现在我仍顽固地认为，我的那滴眼泪不是高温的炉火蒸化的，而是滴入了灼热的铁中，成为铁的一部分。眼泪是世界上最为坚硬的物质，它有着一种柔软而无坚不摧的力量。炉火越来越红，那股烧灼的铁味越来越浓，铁像一根燃烧的柴，只剩下一道红色的发光体，它们像一朵朵花在炉火中盛开着。在我视野里，它渐渐消失了固体的形体，变成了液体的火，气态的光，有着空阔与虚无，这空阔与虚无吞噬了呈现在我面前的铁，它们不断地闪耀，又不断地穿越征服着另外一些尚未发光的铁。

但是在铁质的火焰中，我觉得我周围的工友们的表情总是那样模糊，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将我们本来清晰的面孔扭曲了……我们的脸上，呈现的不过是一些碎片的光，只在短暂的时刻被它照亮，更多的剩下灰烬，苍老，迷茫，像堆在露天废物场的铁屑碎料一样，被扔下了。

生活让我渐渐地变得敏感而脆弱，我内心像一块被炉火烧得柔软的铁。而我周身的事物却在一瞬间，都长满了刺，这些刺不断地刺激着我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，让那颗心不停地疼痛。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工友们，他们来了，走了，最后不知所踪，隐匿于人海之中。他们给我留下的只是一张张不同的表情，热情的，冷漠的，无奈的，愤怒的，焦急的，压抑的，麻木的，沉思的，轻松的，困惑的；这些表情来自于湖南，湖北，四川，重庆，安徽，贵州，最后不知去了哪里。他们曾与我有过的交谈、碰面、记忆，这一切都像是铁在外力切割时留下的细碎的火花，很快便归于熄灭。曾经相遇时有过的那种淡而持续的感受渐渐远去，像远过的火车一样，无法再清晰地记起，只有一声声模糊如同汽笛一样的东西不断在脑海中重现。他们来了，走了，对于同样在奔波中的我